

“中国”观念的历史演变

□ 潘建雷

“中国”观念的演变是整个中华文明演进史的一个缩影，通过梳理这一观念的变化可以管窥中华文明绵延的历史轨迹，同样，要理解“中国”一词的丰富内涵，也应当从整个中华文明演进史中去寻求。

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文明中心的国家都有其“立国根本”，即有一套成熟的主流价值观念及相应的社会体制。古代中国的立国原则是基于“天道人伦”构筑而成的社会体制，具体而言，其价值理念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上，推崇“敬畏天地、道法自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推崇“亲亲、尊尊、贤贤、长长”，与之相对应的是家族乡村、小农经济与华夏天下为主要维度的社会体制。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崇尚教化，秉持“近者悦、远者来”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化育播迁天道人伦的理念，使不同族群基于对共同文化理念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共建国家，渐次消灭相互畛域，融合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天下体系”。纵览人类文明的历史，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古代文明尘埃湮灭，唯独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此等奇迹当归功于其文化立国的强韧生命力。

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华文明的格局与力量也是微涓成海。从大历史的视野看，中华文明的演进经历了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即“中原文化时期”“中华文明圈时期”与“世界时代时期”及相应的“战国之变”与“近代之变”两次转型。关于“两变”相应的两次转型，晚清的先觉者郭嵩焘先生在1878年即有明晰，“中国大变二，秦并天下，划封建为郡县，海内大势尽易，三代政法扫地略尽，此一变也。秦西

强国并峙，与我殊洲，旷古不相闻知，一旦狎至中土，越重洋万里如履户阈，与秦汉以来所谓边患乃绝异，此又一变也。”在这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原文化时期的“中国”观。中原文化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孕育形成期，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期，发轫之初演进缓慢，持续时间较长。部落间通过战争、商贸等方式，由黄河中下游地区渐次向四周扩散，其政治形态也由远古的部落联盟转变为周代的宗法封建。如果说黄帝部落统一中原可视为中华文明在中原文化时期的第一次兴起，那么完成部落制向封建制转型的西周则是这一时期的发展高峰。在这一时期，中国最初是“京师”的意思，并逐渐向“地理中原”与“文化华夏”的意思转变。《史记·五帝本纪》的“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以及《诗经·大雅·民劳》的“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里的中国便是京师（中心都邑）的意思，而越往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与华夏文化意味则愈加浓厚，《孟子·梁惠王上》有“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里的中国便是指中原含义，并且相对“四夷”来说，体现了华夏文化的意味。

中华文明圈时期的“中国”观。这一时期大致为从秦汉至1840年。经过战国200多年的兼并战争与变法运动，秦汉之际的中国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奠定了中华文明第二期的总体格局。在此后2000多年里，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体制渐次由中原辐射到东方世界，形成以中国为宗主国、周遭为附属国的华夏

天下体系。第二期的中华文明曾遭遇“五胡乱华”、释教东渡与边疆民族入主等挑战，但凭借其文化的优越性与兼收并蓄的能力，总能消解同化，卒成天下大观。在这一时期，随着幅员的扩张与文明的播迁，“中国”一词的军事地理色彩渐趋淡化，而文化色彩愈发浓厚，所谓华夏天下观中的中国，其所指大体意为高于化外蛮夷的华夏文化。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其中的中国尚有地理中原与文化华夏并重的意思，而到韩愈《原道》中“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及《谏迎佛骨表》中“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其中的中国体现的就主要是文化华夏了。这里要指出一点，这种华夏天下的观念在宋之后的士大夫身上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即对边疆民族铁蹄的无奈与对其教化的鄙视，文天祥就曾感慨“长江还有险，中国自无人”。

世界时代时期的“中国”观。这一时期从1840年迄今。1840年中西冲突之际，临近朝代治乱更替周期的古老中华文明遭遇了器物技艺乃至政教民风都更胜一筹的西方文明。“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汹涌浪潮使得中华文明被迫跌入世界新秩序，从“天朝上国”陡然降格为“世界时代的一员”。这段历史的主要特征便是西方文明向全球扩展、重塑世界历史的过程。1840年之后的中国遭遇了当时的世界新秩序。对于始终具有天下情怀的古老中国而言，需要重新在世界时代寻求自己的位置，百年回望，这是一个从渴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古老文明国家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过程。从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里提出的要努力建设“有土地、有人民、有法律、有主权、有服从”的“完全成立之国”，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的主权国家，再到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世界中国，即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例证。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自信迎接世界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中华文明正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迈向世界舞台。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二战结束后就曾告诫时人，未来的世界秩序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它必然寄望于东西两大文化的合流。世界新文化的诞生，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文明的事情，也不是“谁化谁”或“与谁接轨”的问题，而是世界本身的总体问题，它不仅意味着中国问题必然在世界框架中得到解决，也标志着世界问题必须融合中国的要素才能得到解决。此语阐明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时代的价值、机遇与使命。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过往300年以欧美为中心的全球化与现代化正在终结，今天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应以充分的文化自信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据以缔造既为国人所遵从，也为世界各国所景仰的新价值理念与社会体制，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人民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开辟人类更加繁荣、更加安宁的美好未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园风光
张晓光/摄

坚忍旷达话刘郎

□ 肖铜

有人说，中国古代文学大多是贬官文学，贬官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这个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却也不无道理。从屈原开始，两千余载而内，贬官文人数不胜数、名人辈出：贾谊、陶渊明、李白、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郑板桥……能给后人留下一些珍贵文化遗产的，很多是被贬谪过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封建时代的宦海沉浮中，这些文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留下了传颂千古的泣世华章。唐代文学家刘禹锡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刘禹锡的政治生涯颇为不易，可谓官运多舛。唐“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严重削弱。刘禹锡、柳宗元等作为“永贞改革”的中坚力量，极力拥戴唐顺宗改革弊政。而宦官与藩镇内外勾结，趁顺宗病重逼其传位于太子李纯（唐宪宗），改革只进行了146天便“寿终正寝”了。政坛突变、乾坤陡转，刘、柳作为顺宗的近臣，从此再没有逃脱遭贬的厄运。

刘禹锡性格刚直倔强，长期的贬谪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立场。贬朗州（今湖南常德）10年后，刘禹锡被召回长安，在游玄都观欣赏桃花时，挥笔写下：“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矛头直指当朝权贵弄臣。因该诗“语涉讥讽，执政不悦”，刘禹锡又被远谪连州、夔州、和州等地，14年后才再次被召回京师。诗人故地重游，望着玄都观昔盛今衰的景象，又脱口吟出：“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讽刺意味比上一篇更为辛辣，充满了对顽固派的蔑视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刘禹锡两次被赶出朝廷，终生不被重用，“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越是被远谪、被抛弃和生命荒废感最沉重的时候，越能激起他坚贞不屈、激愤不息的生命力。刘禹锡的个性在他的诗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他的《秋词》诗，古人望秋而悲，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的《杂曲歌辞·浪淘沙》以淘金为喻，抒情达志，“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类似的诗文不胜枚举，如“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的松竹个性，“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陋室心声，“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的顽强耿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乐观豪迈等等。直到晚年，刘禹锡还在自传中对“永贞改革”加以肯定，至死没有改变政治抱负和革新初衷。

刘禹锡的仕途与命运无比坎坷，好在他还有一位心灵契合的朋友和知己柳宗元。刘柳二人同时遭贬，风雨同舟，忍受着理想破灭、官场失意和精神折磨的重创，他们不断进行诗文唱和，铸就了无比真挚的患难之交，更支撑彼此走过了极端艰难的贬谪岁月。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刘禹

锡与柳宗元同时奉诏还京，却“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禹锡远谪播州时，担心刘禹锡的八十老母无法承受播州“西南极远，非人所居”的流徙生活，请求皇帝将二人对调，表示“虽重得罪，死不恨！”帝感其诚，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5年后，当刘禹锡惊悉柳宗元在柳州病逝的噩耗，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竟至“惊号大叫，如得狂病”。刘禹锡领养了柳宗元的一个儿子，视如己出。后又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编成《河东先生集》，并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否则，今人恐难拜读诸如《捕蛇者说》《永州八记》《黔之驴》《江雪》这样的精彩华章。

一个百折不挠之人，除了顽强的意志外，必然还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心胸。刘禹锡还通过哲学的深思，从有限的时空跳出来，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求得心理平衡。如他的诗句“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通过时空、动静的相对变化，表达一种朴素的辩证观点。尤其是传诵千古的佳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蕴涵万事万物新陈代谢、新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的深刻哲理，透射出一种昂扬勃发的精神状态、始终不衰的政治热情和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

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感慨地评价：“刘梦得（刘禹锡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确实是“诗如其人”的最好例证。



一碗倾城

□ 范景鹏

兰州拉面，久负盛名。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兰州不亲口一尝清汤牛肉面的清香辣美味，就等于没到兰州。可你要是到了兰州就会发现兰州没有“拉面”，当地人称作“清汤牛肉面”，“拉面”是外地人对兰州“清汤牛肉面”的一种形象说法，为了“统一口径”与外界接轨，现在正式文件上一般称作“兰州牛肉拉面”。

初到兰州，望着大街上如云的牛肉面馆，不知哪家味好不要紧，只要是食客多的街头牛肉面馆，其味必佳、都很地道。也正因此，面馆的招牌上大多没有打出“正宗”字样。兰州牛肉面在城关区的店有“清真马林牛肉面”“清真聚马牛肉面”“马子禄

牛肉面”“马叁十六牛肉面”“马五哥牛肉面”“老西门优质牛肉面”“马宝斋清真牛肉面”“华夏老街清真牛肉面”“马家老字号牛肉面”等，遍布大街小巷。兰州牛肉拉面的文化内涵中，“清真”是一个关键词，牛肉面馆多数由回民经营，其中又以马姓居多。

进了拉面馆，伙计会热情地用兰州话问候：“来了嘛？”（相当于问候语您好），然后接着问：“大腕嘛小碗？”“不加个啥嘛？”（选项有牛肉片、茶叶蛋、小菜），在排队阶段，调汤师傅会再问：“下个啥的？”（问要什么面型，通常连续问五六个人，然后按次序高声报给拉面师傅，丝毫不乱）

等面端上来的过程中，你可以欣赏师傅们的和面技术。按照传统方法和面，最先的工序是揉面、打面、饧面和揪面剂子。拉面要选用富含面筋、韧性强的上等优质面粉，以兰州当地草木烧制的蓬灰和成软面，往往在前一天就要做好。先将大团软面反复捣、揉、抻、拉、摔、攥后，将成长条，揪成茶杯粗、筷子长的一条一条面节。拉面是一手绝活，一个面节正好拉一大碗面，每拉一下，要在手腕上回折一次，拉到最后，双手上下抖动几次，则面条柔韧绵长，粗细均匀。观看拉面过程如同观看表演一般，拉到最后时的“一拉一闪”又仿

佛是舞蹈演员在挥舞着彩带。一团面在拉面师傅手中可拉出大宽、宽、韭叶、二柱子、三细、二细、细、毛细、一窝丝、荞麦棱子等十余种不同形状的面条。喜食圆面条的，可以选择粗、三细、二细、细、毛细5种款式；喜食扁面的，可以选择大宽、宽、韭叶3种款式；想吃个棱角分明的，拉面师傅会为你拉一碗特别的“荞麦楞”。如此新鲜的面条，自然比各种机制面条、干面条更美味可口了，熟练的拉面师每分钟可拉出六七碗面条。

中餐讲究色香味形俱全，清爽鲜亮丰富的色彩刺激人的食欲，使人胃口大开。兰州牛肉拉面最重要的秘诀在于醇香的清汤，以汤为百鲜之源，注重用汤，精于制汤，尤其讲究“清汤”的调制，清浊分明，取其清鲜。首先是煮好面条后分离净煮面的浑面水，其次是加入的牛肉汤是清的，不加入酱油等有色物。牛肉拉面的优劣取决于清汤，兰州人吃牛肉面，先喝一口汤，便知是不是地道。汤的配方是代代相传，所谓清汤并非水加盐，而主要是十多种佐料与牛肉原汤熬制而成。熬汤时选用甘南草原上出产的肥嫩牦牛肉或黄牛肉，加大块牛头骨、牛骨髓和腿骨（俗称棒子骨）、牛肝，按比例加入鸡汤，再按比例加入花椒、苹果、桂子、姜皮等香料在特大罐形铁锅内熬制。牦牛肉是天然

无污染的，有驱风寒之功能，还可治胃寒、风湿、类风湿等病，有滋阴补肾、强身壮体之功效，营养价值极高，因此用外地食材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出真正地道的兰州牛肉拉面。

食用时只选用清汤，加入清煮萝卜片和调味料。煮熟的拉面浇上萝卜清汤，佐以牛肉丁（或片）、香菜和蒜苗，调入红亮的辣椒油即可食用。西北人喜食辣，兰州牛肉拉面的辣椒也是很有讲究的。要保持汤清，就不能直接放入辣椒面，否则辣椒面会将汤染红，就不成清汤了。用筷子挑起面条，辣椒油附在面条上，红光闪闪，十分诱人开胃。如今，这种传统的牛肉拉面基本风格还在，但由于食客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大快朵颐的方式便也随之变得五花八门：红红的辣椒油已经漂满了整个碗，有的人还要再添，找的是一种烈性感觉；有的人使劲地要蒜苗香菜，好像是着意亲近绿色，崇尚着自然。汤汁清美、诸味和谐，牛肉软中带筋、滋味绵长，面条柔韧、滑溜爽口，萝卜白净、辣油红艳、香菜翠绿、香味扑鼻，散发着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清汤喝到口里，果然满嘴馥郁，闻着海碗上氤氲着的诱人香气，这哪里还是在吃面，整个人都沉浸在美妙的探究过程中。

别处排队，兰州人会很不耐烦，在牛肉面馆排队，大家觉得天经地

义。牛肉面本是快餐，可有时候就吃成了慢餐。吃面不过五分钟而已，排队有时候得半个小时。如果赶上高峰时间，车辆太多，堵在一个胡同里进去又出不来，再多等个把小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是人们多半平静接受，没有什么怨言。这就是生活，常态偶尔改变，意外也是乐趣。兰州人吃牛肉面，带着热情、带着快乐，吸溜溜一碗面即刻下肚。

兰州人吃牛肉面吃出了名堂，吃上了瘾。黄河岸边的古城兰州，弥漫在大街小巷的，永远有那股牛肉面的清香。很多人几十年不变，风雨无阻认准一家面馆。有的人却喜欢搜店，哪里开了新店，不管多远，一定要去尝尝鲜。牛肉拉面也是兰州人表达思乡之情的最佳载体，外出回来，很多人选择吃一碗牛肉面；即便不吃，也会深切表达“出门在外，想的就是一碗牛肉拉面”。如今，兰州牛肉拉面已经成为兰州人文魅力和创造精神的文化符号，并且早已走出了兰州，在全国都享有了盛誉，为中华饮食文化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